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二十九回 遇荒島鳴槍擊海馬 沉水底發電戰鯨魚

卻說四人同坐了飛車，到了海邊。叫左右架起透視鏡，同看獵艇形式。只見那獵艇做的純然是一個鯨款式，鬣翅鱗甲俱全，兩個眼睛內射出光來，卻是兩盞電燈。比較那守口戰船，何止大了四五倍。繩武道：「這船上司機、把舵、水手、雜役人等，一切全備，都是本李堂派下去的。二到船上土，隨意指揮便是了，不必客氣。」說罷，在懷中取出無線電話筒，先搖了一搖。聽得筒裡一陣鈴響，便對著筒，叫把船浮起來。不一會，果見那船冉冉的浮在水面，露出鯨魚半身。四人下了舢舨，駛到獵船旁邊。寶玉留心看那舢舨，並不打槳，一樣是用電機行駛的。當下那獵船上人，開了一片魚鱗，便是一個現成的艙口，四人一同進去，只見船邊是一條甬道，四面繞轉。當中分設著電機房、司舵房、客堂、膳房、臥室，件件俱全。游了一遍，從樓梯下去，到了下層，卻是當中一條甬道，從頭至尾，一直貫通。兩旁房間編列著字號，分各種獵具，並一切應用傢伙。再下去一層，卻是空空洞洞的。船頭上有一個小門，就部位而論，便開了小門，先到魚頭裡，穿了入水衣，再把小門關上，開了魚口的門，灌水進來，便從魚口出海。那小門關了，水是不能再到裡面的。回來時，進了魚口，把魚口門關上，按動電鈴，司機人便開了抽水機，把水抽乾，再開小門進內。後面一段蓄著海水，預備獵了活魚，養在裡面的。遊覽了一遍，方才復到上層。述起又請了司機、司舵的人來，介紹相見。司機的是譚瀛、海導、江隱、涉津四人；司舵的是汪作楫、利濟、游龍、方指南四人。各相見已畢，述起、繩武二人即別去，仍乘了舢舨回李堂不提。且說老少年和寶玉送了二人去後，便和司機、司舵的八人，商量到那裡去獵。海導道：「我們只揀魚多的地方去就好。」老少年道：「近處海裡的魚，都見過的。我們最好走遠些，把那未曾見過的魚，獵幾個回去，活的送到博物院裡，死的送到博物院裡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一個獎牌還不，打算要弄第二個麼？」老少年笑了一笑。寶玉問道：「不知這船的速率如何？」汪作楫道：「開足了電機，一個時辰，可以走一千里有零。一晝夜可以走到一萬二千里以外。」寶玉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何不在海底繞地球一周呢？先從太平洋出去，從大西回來，岂不是好！」商量已定，他們便去各司其事。先叫水手把艙門關好，把船沉了下去，向東駛行。

寶玉細察船上，只見四壁都是裝的電燈。客堂上，位置得異常雅潔。還有一間書房，皮架了四壁圖書，書桌上備就文房四寶。走到甬道外面，原來兩旁列著無數玻璃窗，窗外的海，景歷歷在目。寶玉喜道：「原來海底也有亮光，然則我們船上，何必要用電燈呢？這窗戶裡不透亮進來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這是海底用的透視玻璃，是裡面看見外面，外面看不見裡面的。若是用平常的玻璃嵌上，漆黑的一點也看不見。」寶玉又走到電房裡，去看那行駛機、燃燈機、造氧氣機、收炭氣機、發亮機、各種都有字鑿在上面。寶玉看了道：「已經有了燃燈機，何以又用發亮機呢？」譚瀛道：「這發亮機是預備夜獵，全船發亮，以便照海的。」寶玉道：「發亮自然是電火了。請教全船外面，都發了電火，船內的人不要緊麼？」譚瀛道：「這船的內層鋼板上，都塗了一層軟瓷隔電。所以船內的人，絕不相礙的。」寶玉道：「瓷就罷了，何以要軟的呢？」譚瀛道：「恐怕有點碰撞，平常的的瓷要震破了，所以用軟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那麼說外面的鋼，也是軟的麼？」老少年在旁笑道：「劉越石詩：『何意百鍊鋼，化作繞指柔』。古人已有的，這個更不足為奇了。」

寶玉又到司舵房裡去，只見當中擺著定南針，正是利濟在那裡值班。寶玉見當面掛著一面大圓玻璃鏡，便往鏡裡一看，只見白茫茫一片汪洋，不覺吃了一驚道：「這裡又不是船邊，怎麼也可見外面呢？」利濟道：「這是一面透金鏡，海底行路，全仗著他。不然只管亂碰，還了得麼？」

寶玉看了一會，便回到書房裡去。在抽屜裡得了一本冊子，上面載下層各房，某房儲某物，及某物的用法，開列得十分清楚。便同老少年兩個，逐篇檢看了一回。侍者來請吃飯。飯後涉津來問道：「這船上沒有晝夜，照戰船上的規則，是按著司時器做晝夜。到了夜時，便把燃燈關閉了，到該亮時才開放。二位看是怎樣？」寶玉看司時器，已是戌初了。老少年道：「我們到了亥正熄燈罷。」涉津答應著去了。

二人又把那冊子翻閱了一回，把船上一切的佈置，及一切連動獵魚的法子，都看熟了。又到外面窗上望望，已見船身發出電光，把海底照得通明，真是游魚可數。那藻荇之類，青蔥可愛。海底無數小島。這船或在島上經過，或在島邊經過，島上附著好些奇奇怪怪的東西，都是目所未睹的。到了亥正，各回臥房，熄燈安歇。那八位司機、司舵的，自然輪班執事，不必細表。

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便到了太平洋當中。海導正當著班，把船浮起，請老少年、寶玉二人上了一層樓梯。只見豁然開朗，原來是魚的正脊，是個頂蓋。揭開了，當中一段便同船面一般，四面都有闌乾，上面安放著天文鏡。海導測望了一會，道：「已經走到東經一百五十八度九分，北緯第五度四分底下，再一會就到西半球去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忽然遠遠的露出一個荒島，大家帶了助鏡觀看，只是光光的一個島，沒有什麼東西。島邊蹲著一個野獸，做佛像是老虎。老少年笑道：「天下事真是令人想不到。本來打算獵魚，誰知倒是獵獸。」說罷，對準那獸放了一槍。誰知這枝槍不是無聲槍，是有聲的。未曾打著他，倒唬了他一大跳，大吼一聲，竄到海裡去了。

老少年猛然省悟道：「這是海馬，最為兇惡的，水陸可活。」忙叫開了頂蓋，仍舊下去，叫把船沉下，去尋那海馬。從那窗外望去，誰知漆黑的一片，猶如陸地上遇了濃煙一般，取出一付小小的透金鏡望去，也是如此。忙叫海導開了發亮機，登時海底透亮。只見那海馬按著一個極大的烏賊魚，在那裡吃，張開了血盆大口。看見獵艇走近，疑是鯨魚，在那裡吃，張開了血盆大口。看見獵艇走近，疑是鯨魚，也有點怕，拖了烏賊魚，往前亂竄。濃煙似的東西，便是那烏賊魚吐出來自障的黑水。

此時寶玉也戴了透金鏡，同老少年兩個按一個電機炮，觀得親切，雙炮並發，都打著了。那海馬著了炮彈，舍了烏賊魚，往上一竄。寶玉只當他竄出海面了，正要叫浮起來追趕，忽見他飄飄蕩蕩的又沉下來，四腳朝天的已是死了。那烏賊魚已經被海馬咬死了。此時那烏賊吐的黑水。早已隨波逐浪散去。

老少年按著冊子上的號數，叫開了中層房門，取出兩套入水衣，交代兩名水手穿上，去取海馬烏賊。寶玉看時，原來那衣上都裝著小機器，連頭帶腳，一齊蒙住。眼睛上是兩片海底透視鏡；兩肋底下有兩扇薄銅做成的翅槳；左乳部上，一付小小電機，是管雙槳的；右乳部上也有一付電機，開動了便在內層扇出空氣，足供呼吸。全衣是用軟皮制成，穿上了只露出雙手，袖口緊緊扣住。兩名水手裝束停當，取了繩索，走到下層，開了當中小門，到了船頭裡面，自有人關好。兩水手便開了魚口上門出去。寶玉在艙裡，從窗口望去，只見兩人在水裡鼓動了肋下雙槳，行動自如。走到海馬身邊縛了，又縛了烏賊，便拖了回來，如法進了小門，才把東西放下了。卸去入水的衣。老少年又指揮取過藥水來，先把那海馬制了，免致腐敗。那烏賊已經被海馬吃殘缺了，說道：「這東西就有二丈多長，雖然可以不要他的肉，那一片骨頭不可不要，帶回去有一個妙用。」老少年問：「甚妙用？」寶玉道：「好好把他剖開了，把當中挖空了，岂不是兩個舢舨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然一個侍者，匆匆走來道：「舵房汪先生請二位有要緊事。」二人聽說，連忙上去。只是海導、江隱、涉津及司舵的四人，都在舵房裡，只有譚瀛正在值班，未曾來。眾人都在透金鏡上觀看，二人也隨著眾人看去，只見一條東西夭夭矯矯的迎面而來，也不知他有多長多大。眾人也有說是蛟的，也有說是龍的。老少年戴上了助明鏡一看，道：「只怕也不是蛟，也不是龍，是個海鯨魚。《水經》說的：『海鯨魚長數千里，穴居海底，入穴則海水為潮，出穴則潮退。』大約《水經》說的未嘗不利害些，然這個東西，也不金了。雖沒有數千里長，自去也大五六十丈，比失們的船大了一倍有多，倒要好好的預備他呢。」寶玉細細看時，只見這海鯨猶如鱈魚一般，身帶黃黑色，好像沒有鱗甲的，巴門大的兩個眼睛，看著本船艇駛而來。於是各人都帶了透金鏡，各踞一門電機炮，預備迎敵，不使令化近前。看他走到炮彈能及的地方，便眾炮齊發。誰知他的身體是圓的，彈子打到身上，都斜

滑了去。他著了幾個彈子，越發大怒，翻波挾浪的撲將過來，任你眾炮齊發，他只當不知。走到切近，忽的子一翻，便把獵艇攔腰纏住，撼的全船震動，眾水手都面無人色。寶玉踞的炮位，那炮口恰好被他纏住，寶玉便搖動電機，一連放了四五炮，須知離遠打去，他的圓身子，可把彈子滑了；此時貼著炮口，無地可滑，可是彈彈著肉，並且透皮透骨的了。海鯀負痛，才一翻騰，把獵艇放了。

這裡便向前逃走，海鯀不舍，在後緊緊追來。眾人戴了透金鏡看去，只見海水裡面帶有血色，知道他已受傷，可奈他愈是迫的利害。寶玉到司機房，同譚瀛商量道：「我們何不把船外的電火放起，把電火燒死了他呢。」寶玉呆了一呆道：「這便怎處？」譚瀛道：「此時船已浮在水面，別的不打緊，恐怕被他弄壞了車，就費事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沒奈何，且把那軟玻璃打破了，權救目前再說罷！」譚瀛道：「不知可有揭去的法子？等我查一查。」說罷取出一本冊子，檢閱了一遍，喜道：「我初掌這個船，竟有許多法子不曾知道。這玻璃是揭得去的。」說罷，便叫海導來代管了機器，又把冊子交給他道：「你且看了，聽見鈴響，便照冊上載明的法子開機。」說罷，帶了水手，同到最上層去。寶玉向窗外一望，見那鯀相離還有二三里路，便也到最上層去，看見當中的頂蓋已經揭開了，眾水手七手八腳在艙口邊上去解玻璃的鈕釦。一時解完了，譚瀛按了電鈴，海導如法開了電，果然見那玻璃慢慢的都捲到船底去了。寶玉道：「到了船底不都丟了麼？」譚瀛道：「到了底下，自然有個關，把他扣住。」說罷，忙忙下來，關了頂蓋。

不知到底能戰勝海鯀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